

“海报护士”，岁末仍然值守“红区”

本报记者毛振华、白佳丽、雷琨

■张硕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空港医院护士
天津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
在武汉天河机场，新华社记者拍下一张她戴着口罩挥手作别的照片，感动了很多人



那张照片，上过不少媒体的头版、首页，还被海报、张贴画反复使用，那回眸一别，感动了很多人

“初心非常单纯，什么也没想，就是往前冲。”张硕下定决心只用了几秒钟

张硕回津后经过短暂的隔离休整，选择再次“往前冲”——重回医院“红区”

“从小孩变成一个大人、一个战士，竟然只需要这么短的时间”

再次进入“红区”之前，张硕戴着口罩接受记者的采访。

2020年3月17日，她跟随天津支援湖北医疗队返津时，在武汉天河机场被新华社记者拍下一张戴着口罩挥手作别的照片——青春的脸庞、坚定的眼神，左肩的五星红旗熠熠生辉。那张照片，上过不少媒体的头版、首页，还被海报、张贴画反复使用，那回眸一别，感动了很多人。

时间轴回到除夕夜，她接到通知，大年初一从山东老家回津，大年初二便前往武汉。

作为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空港医院的一名护士，在那个举国抗疫的春节，这名“90后”成了天津市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中的一员。

“初心非常单纯，什么也没想，就是往前冲。”张硕态度坚决，柔中带刚。

张硕下定决心只用了几秒钟。后来她说，毕竟自己没什么负担，没有组建家庭，少了后顾之忧，趁着年轻，实现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

出发前一夜，为了降低感染风险，她把留了多年的长发剪短，并反复学习各种防护培训视频，与医院另外两位同批驰援武汉的医护人员共同练习穿脱一套防护服，直到将防护服做到“破皮”为止。

“那一晚，我失眠了。闭上眼睛，脑海里都是妈妈牵挂的泪眼。”张硕眼中噙着泪花。

在武汉参与了52天的“战斗”，瘦瘦弱弱的女孩飞速长大。“从小孩变成一个大人、一个战士，竟然只需要这么短的时间。”

再回忆起那时的一幕幕，依然分秒清晰。

她记得，最初每天用战战兢兢的心情，盯着生命体征监护仪上的一串串数字。

核对病患姓名和床号，为其输液、发放口服药、测体温和血氧饱和度、照顾病人饮食起居……随着工作逐渐熟练，她也愈发轻车熟路。由于长时间“隔绝”在防护服里，张硕经常会被汗水浸透，感到憋气、头晕。

“所以当时挥手，是在给整个武汉挥手。当时觉得一定还会再回来，但不希望是那样的场景。”



▲张硕在武汉天河机场向送行的人们挥手告别(3月17日报)。新华社记者熊琦摄

“工作期间，我穿上了纸尿裤。”张硕说，每次下班脱去那身防护服，身体就像“解放”一样。

在武汉，张硕火线入党。胸前的党徽凝结了52天来的辛劳与汗水，意义非凡。

离开武汉前的那一夜，她又失眠了。用她的话说，竟比失恋还难受。

天津支援武汉医护人员组建了一个微信群。战“疫”中，群里每天都会滚动几百、上千条的工作信息。可当那天收到返程的信息后，群里陷入了集体的沉默。

“鸦雀无声，大家都不说话。我们就像经历了战争岁月，生死与共的战友一样，那一刻全是不舍。”

在武汉机场，那张被新华社记者定格的瞬间，浓缩了所有的回忆。

“在机场，我看到几排特警笔直地站在那里，齐刷刷地高声喊着‘感谢天津，向您致敬’。我突然觉得，我有什么伟大的，不过就是做了自己的工作。武汉才是英雄的城市，大家都是英雄，谁也不能少了谁！”

“所以当时挥手，是在给整个武汉挥手。当时觉得一定还会再回来，但不希望是那样的场景。”

再说起时，她眼中依旧有泪。

再入“红区”，做一个“讲故事”的人

3月24日，张硕所在的医院被确定为经天津市口岸入境人员隔离期内医疗救治定点医院。除了做好入境无症状感染者的集中隔离，还要承担除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外的入境人员在隔离期内的医疗救治工作。

张硕回津后经过短暂的隔离休整，选择再次“往前冲”——重回医院“红区”。

这一次，她所面对的，变为入境隔离人员。

8个多月来，她每进入“红区”工作两周，就需要隔离两周。忙碌的“红区”工作与无聊的隔离期交替反复。工作时间，她依旧需要每天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坚持4个小时。

“隔离人员不能出病房，所以打水、送饭、测体温都需要我们来做。除了日常的照护，一些隔离人员有基础性疾病，还有一些有心理上的恐惧。”

于是，更多的时候，张硕选择做一个“讲故事”的护士，她给隔离人员讲武汉的故事，讲天津的故事，也讲这里的美食和美景。她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你回家了”。

“我要求自己在与隔离人员交流中面带微笑，虽然他们看不见我的脸，但是透过护目镜，能看到一双爱笑的眼睛，这会让他们的心情好一点。”在她看来，隔离中的人们需要被温柔以待。

一个月前，一例天津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打破了平静的生活。

11月21日，雨夹雪，天气阴冷。接连出现确诊病例的天津滨海新区疫情防控再次升级，一场覆盖滨海新区约260万人的全员核酸检测开始，2282个采样点，成为遏制疫情继续扩散的关口。

时间紧，任务重。天津市7400余名医护人员参与到此次核酸检测工作当中，张硕也成为“滨城大筛”任务的一员。冷雨、低温中，她随同事走进一线，为市民们进行核酸检测。

武汉的经历，“红区”的坚守，改变着这个女孩。

过去，这份工作不过是三百六十行中普普通通的一行，不过要付出更多的耐心，花费更多的时间，如今更多了一份责任。“疫情中的中坚力量就是医护

人员，我也贡献了其中一份。”

她乐观地说，自己最开始时穿防护服都需要半个小时，还得别人辅助，而现在，独立穿脱5分钟就能完成。

“回归生活之后，我们是有沉甸甸故事的普通人”

2020年，很多人的生活改变了，张硕也不例外。

过去那一头飘飘长发，她再也没有留回来。保持着齐肩短发，反而清爽利落。

总是穿着防护服，她也很少化妆了。“以前总是爱美，现在连爱美有机会也没有了。”张硕笑起来，一双眼弯成月牙。

在医院，张硕已经算得上是个“名人”，听闻武汉的故事，总有人叫她英雄。

“不太喜欢别人叫我‘英雄’，这就是我的本职工作，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如果当时我不去，也会有其他的同事去。”

回到家，她也得到了“隆重”的礼遇。休假回家乡，妈妈和姐姐破天荒一人送上一束鲜花，家里有个大事小情也开始找她商量。“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他们觉得我现在是个大人了。”

当然，“大人”也有烦恼。比如说，反复地工作和隔离，让她少有机会逛街、游泳和健身也已过期。因为周围的同事都处于同样的状态，所以她独自一人度过了今年的生日。

最大的影响，就是耽误了找男友的进程。“本来圈子就小，现在几乎没有了社交。线下见面难，线上聊天时还有些相亲对象觉得护士的工作太辛苦了。”张硕语气里带着委屈。

但是这些并不影响张硕对未来的期盼。“接下来就是希望先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夜深人静的时候，张硕还是常常想起在武汉的经历。“武汉当地社区街道的大姐，天天来给我们送吃的；驻地党校的校长，对我们的照顾真是一无微不至。”追起抗疫剧《在一起》，她哭得稀里哗啦。

指尖向上滑动，她一遍遍地翻看当时“战友群”里的聊天记录，总也看不够。即便手机显示内存已满，还是舍不得删除。因为这场疫情，过去的“陌生人”之间莫名建立起一种如亲人般的联结——他们从那段拼搏的时光中共同走来，如今依然保持着联系。

“群里大家都还做着本职工作，有人在发热门诊坚守，有人像我一样还在‘红区’，也有人在医院为普通患者服务……那个微信群一辈子都不会解散。”群里的他们是，是来自天津32家医院的兄弟姐妹。

张硕宿舍里摆放着一只灰色的维尼熊，这是从武汉返回天津的航班上，空姐送给她的。付出了汗水与勇气，换回一份暖心的感觉，至今依旧浓缩在那只小熊身上，也留在了张硕的成长道路中。

人们都说，庚子之春，遍地英雄。回归生活，他们还是一个个我们身边的普通人，只不过，身上多了沉甸甸的故事。

■张恒

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新洲人。2011年，他应征入伍，后被抽调到天安门国旗护卫队，退伍后他回乡务农

今年受洪水影响，他同父亲一起投身防汛抗洪战斗



眼看水位直逼历史最高点，被洪峰打破平静生活的退伍军人张恒，同近7000名江洲子弟一起，冲上抗洪抢险第一线，在保卫家园的鏖战中，展现了时代“后浪”最真实的写照

“青春就是用来吃苦和尝试的，我到任何时候都不会认输，没有过不去的，只有不想过的”

“抗洪后浪”，大堤后面是“我的家”

本报记者刘婧宇

■张恒

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新洲人。2011年，他应征入伍，后被抽调到天安门国旗护卫队，退伍后他回乡务农

今年受洪水影响，他同父亲一起投身防汛抗洪战斗

2020年夏天，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中，一个挺拔的身影站在防洪大堤上，手扶旗杆，仰望国旗，头顶着天，脚踩着地——这个人就是张恒，一个27岁的退伍军人。他不愿多提这张照片，只是淡淡地说，“我不是英雄，只是一个为了家乡豁得出去的普通人”。

庚子之夏，我国遭遇了1998年以来最严重汛情，全国七大流域800多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三峡水库出现建库以来最大入库流量。

“这是我的家、我的根，我必须守住，家没了我去市区干什么！”江西九江遭遇连续强降雨，村子里的水已经淹到大腿根了，看着走路一瘸一拐的63岁老父亲坚决不走，张恒虽然心里无奈，但更多了一份守护家园的坚定。

张恒的老家江洲镇，是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东北部的一个江心岛，位于江西、湖北、安徽三省的交界处。没有洪水侵袭时，这里平静安逸，宛如世外桃源。

一入7月，四面环水的江洲镇，如一叶扁舟孤悬长江，在暴雨、洪水的轮番侵袭下，防汛形势非常严峻。眼看水位直逼历史最高点，被洪峰打破平静生活的退伍军人张恒，同近7000名江洲子弟一起，冲上抗洪抢险第一线，在保卫家园的鏖战中，展现了时代“后浪”最真实的写照。

抗洪：“后浪”力挽狂澜

“往年的汛期，一天也就是涨二十厘米，但今年上涨得太快了。”张恒感叹道，“一大早起来发现我的60亩菜地一夜之间被淹，心都凉了！”

江洲镇的家园保卫战从7月5日拉开序幕，这一天，长江九江站的水位超过了19.5厘米的警戒线，达到了19.63厘米。7月6日开始，水位上涨速度更是达到了每天四五十五厘米，最高时候一天涨到52厘米，远超往年的涨幅。

镇上的户籍人口有4万人左右，但由于青壮年大都在外务工、上学，留守镇子的常住人口仅有7000人，大多还是老人和妇女，实际全部可用劳动力不足1000人，要守住30多公里的堤坝，还要应对各种突发状况，实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7月10日，九江站水位持续不断上涨，九江市将防汛应急响应等级提升为一级。江洲镇政府发出《致江洲在外乡亲的一封信》，呼吁18至60周岁的在外乡亲回家抗洪。“行囊装不下故乡的瓜果，带不走母亲的菜园，纵使把家乡的消息翻看一遍又一遍，也不及踏上渡船那一刻的安定。”



▲张恒扶正防洪哨所门前的国旗(7月16日报)。新华社记者周密摄

军人：退伍不褪色

7月10日，村子里的水已经到大腿根了，张恒自己的60亩菜地也一夜之间被淹，上半年几万块的投入就这么打了水漂。菜地并非没有补救办法，但他依然选择了放弃。

他说，如果用抽水机把积水抽干，可以保住一部分蔬菜，但是抽干积水会导致农田内外水压差增大，更容易决口。“我们这里是抗洪经验的，98年那场大洪水都扛过去了，这种情况，人不能太自私。”

看到《致江洲在外乡亲的一封信》时，他还在九江市。当天下午，张恒就赶着最后一班轮渡回到了村里，紧急报到后被分到巡查组，紧接着扛沙袋、巡大堤，无缝衔接地加入了抗洪队伍，连续奋战75个日夜。

穿着迷彩服、脚蹬橡胶靴，长相俊朗的张恒皮肤晒得黝黑，更有点神似艺人古天乐。恍惚间，他觉得自己依然是一名现役军人。看着抗洪战士心里顿生亲切，也时不时买点矿泉水送到大堤上。“以我的条件只能买得起水，买别的实力达不到。”张恒坦然且坚决，“在我能力范围内，就一定做到。”

7月16日，张恒在大堤上巡查，当时风很大，防洪哨所门口的国旗都被吹歪了。很多人都忙着抗洪事宜，似乎忽略了歪在一边的国旗。

张恒看到这一幕，心里略微一紧，赶忙走上去，心疼地把国旗扶正，并加固了底座。这一幕，被细心的记者定格在镜头里。

镜头里的他，抬头仰望着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头顶着天，脚踩着地，无论是在整洁的天安门广场，还是在泥泞的抗洪大堤，内心的荣耀都是一样的。

张恒负责夜班通宵巡查，蚊虫叮咬是难免的，但最吓人的是蛇，发洪水的时候蛇没有地方去，只能往堤坝上走。虽然胆子很大，但经常听说有抗洪战士被毒蛇咬伤，遇到蛇的时候张恒还是会心惊肉跳，“基本上每天夜里都能看到蛇，只能小心地用木棍驱赶。”

直到现在，每每看到三军仪仗队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张恒总会流露出向往的神情。

作为国旗护卫队曾经的一名队员，这个刚毅的小伙子并不愿多提具体细节，似乎打算把这段珍贵记忆尘封在心底，但已退伍7年的他，总时时处处体现出对军旅生涯的怀念：喜欢的歌是军歌，平日里爱穿迷彩服，朋友不时翻出军装和女朋友拍照，连庆祝国庆发的朋友圈，都是三军仪仗队手握钢枪的照片……(下转14版)

这一封特殊的“家书”，让在外游子“归心似箭”！发出当天，就有近1000人返回江洲。张恒就是赶着10日下午最后一班渡轮回乡的。

从新港码头上船，10分钟便可到达对岸。码头两边，靠近长江的部分房屋已浸泡在水中，地势更低的房屋只能看到房顶，低洼处的田地也被洪水灌入，内涝十分严重。

他记得当时渡船上，有大卡车，有小轿车，有三轮“蹦蹦”车，还有拉着竹筐的摩托车；有看起来老板派头的人，有头戴安全帽的壮小伙，也有穿着单薄防晒衣的女学生。大家穿得五颜六色，但都有为家乡焦急的眼神。希望渡轮快靠岸，好去抗洪抢险。

虽然很累，但是能为家乡出力，“起码心里很踏实”，张恒说。

有的女学生第一次参加抗洪，当天就被晒伤，脖子被晒到脱皮，晚上脖子疼得连枕头都不敢碰。但即便这样，这些平时看似娇嫩的年轻人都挺了下来，依然每天在堤坝上坚守。

截至7月19日下午6点，累计回乡人数达6800人左右，极大缓解了人手不足的窘境，家园保卫战初步告捷。